

西夏志略

西夏志

西夏志畧卷二

宋

慶曆元年春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路馬

通鑑紀事本末

管任福敗于好水川夏四月以資政殿學士

東坡志林

同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

知永興軍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八月寇金明砦破

寧遠砦砦主王立重兵馬監押王顥死之陷靈州知

州王餘慶兵馬監押王吉死之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按夏國傳慶曆元年二月

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檄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
及募勇士得萬人命營行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
桑懌為前鋒鈴轄朱現都監武英繼之福申令持重
其夕宿三州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
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于張家堡懌以騎
兵趣之福分兵夕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川與龍家
川隔在隴山外現英為一軍屯籠洛川相離五里期
以明日會兵不虞夏人一騎遁然已陷空伏中矣元
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

多兵益進詰旦福興懌循好水川而去未至羊收隆
城五里与夏軍遇懌爲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
龍謹蜜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鷄
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先犯
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艷老旂長二丈
餘懌等莫測既而艷老揮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
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剗肅及福子怀亮皆成沒
小校劉進叻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死初渭川都監趙
津將瓦亭塞騎兵三千餘爲諸將後繼是日朱覲武

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陳合王珪自羊牧陸城以
出兵四千五百人助覲畧陣陣堅不可動吳重傷不
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
奔珪吳津及叅軍耿傳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享劉均
皆死于陣覲以千餘人保民垣蔽矢四射會暮夏軍
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閏右震動軍須日廣
三司告不足仁宗爲之旰食案庠請修潼關以省衝
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靈州
城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砦山要害絕麟府餉道

楊偕始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元管勾麟
府軍馬事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兔毛州元五十餘
柵河外始因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
于點集財力不給國中者十不如其謠以怨之 按
韓琦傳琦為體量安撫使趙元昊反琦通自蜀歸論
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
為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拒
塞直學士副夏諫為徑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
兵琦不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

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政策執政者唯之
琦言元昊雖傾國人寇聚不過四五萬人吾遂路重
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
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廊延湟原同出征阮
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
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
起洮勝若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
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虽有功亦斬福
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諫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

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初獨奪一官知秦
州尋泌之摠任補傳任福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
樞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壁謹
斥堆因徑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
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戍軍福與子懷
亮怒婚成罵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
敵勢行玉柔遠若犒蕃部即度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
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
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十有餘妻衆方四十里平骨

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
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
治原廊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
使韓琦行邊超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超鎮戎
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
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鈴轄宋覲
都監武英隆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
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超德勝砦至羊收隆城出敵之
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

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
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延揔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
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皆北擇引騎趨
之福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擇合
軍屯好水川覲英王寵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
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
至龍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盘山下距羊牧隆
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決戰
擇馳先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從鐵騎突之自辰至

午陣動衆傳山歎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
多墜崖壑相覆壓懾肅戰死敵分兵數十斷官軍必
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列進者對福自免福曰
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鉄簡挺身決鬥
槍中左額絕臣喉而死乃併兵攻現英戰既合王珪
自羊收隆城引兵四十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
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十繼至珪屢出畧陣陣望不
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多官軍遂大潰英津
珪傳皆死內居崇班贊贊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

簡李高亨劉鈞亦戰沒軍校使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十餘人唯現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別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怀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嫻之兵既又分兵趨利故至于甚敗按范仲淹傳元昊及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也延州

諸若多失守仲淹自請依邊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提管願萬人鈐轄願五十人都監願三千人冠玉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必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泉濤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若既廢用神世衡榮城青澗以拒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泝中同羣中下戶稅租就輸之皆夏從兵就食可省糧十之三他所減本与詔

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
外大塞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被人飢勢易
制也況邊有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
矣廊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
覘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
僵兵玄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宥省據要害也
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
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
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

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
因与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于好水
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太臣以為不
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
木曾員外郎知耀州從慶州按昊育傳育歷三司
監鉄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号議出
兵討之郡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
元昊虽称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
請置之示不足青且已僭興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

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振復
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
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
于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
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城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
望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
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為夏國王如育所議
慶曆二年秋九月趙元昊寇定川峇涇原路馬步軍
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沒諸將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